



隐士是临朐西南群山中的一个行政村，辖十个自然村。这些村一字排开，逶迤在十五华里的一条山峪里。自西向东，北湖，史家庄，安家庄，平安地，第二个庄（因峪口第一个村昔年被水冲去遂名此），等等，这十个村没有一个名隐士的。确切地说，隐士是条山

虞河西岸游记

◎于林溪

短假无远游，虞河岸上走。此地有真乐，何必他处求？趁着端午假期，我又沿虞河骑行。

骑行至樱前街漱玉石桥西头停车“下马”，从滚烫的马路上跳入树下浓阴中，好似从吐鲁番瞬间穿越到漠河，身心顿感清凉，一路骑行冒出的汗水很快就消散了。稍整鞋帽，便举足前往，沿虞河西岸寻找我的诗与远方。

虞河自南发端，蜿蜒北去，我却喜欢溯流而上，探寻源头的秘密。两岸树木花草种类繁多，疏密有致，绵延数里，是鸟兽们的幸福家园，也是游人夏日纳凉休闲的绝佳去处。

时值端午初夏，虞河两岸草木无不根长枝壮，花繁叶茂，尽显生命的蓬勃活力。走在光影斑驳的林阴道上，听到的是鸟语，闻到的是花香，看到的是风景，想到的是旷怡，这或许就是生活之外的诗意吧。

沿岸南行，看见岸边有多个垂钓者，一个折叠座椅，一根鱼竿，就可以收获一个下午的悠闲时光。

正在边走边想中，前面忽然“噗簌簌”惊起几只飞鸟，从地面快速飞到大树的枝头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几只啄木鸟，其中一只正在瞪眼看我呢。它的翅膀为黑白花纹，头顶和后腹部各有一片红色的羽毛，长长的嘴巴撇向一边，似乎在埋怨我这位“不速之客”打扰了它的宁静。

其实现在西岸的“不速之客”不少，或走或坐，或说或笑，都在享受这难得的宁静时光。我前面有一个上幼儿园年龄的小姑娘正在骑车，她的妈妈不离左右看护，不停地让她慢点骑。小姑娘的奶奶或是姥姥也紧走慢跑跟着她们，一脸满足的笑容。

过了宝通街，跨过一座石拱桥，就来到了河心岛上。这是一大两小三个小岛，像串葫芦。大岛路两边栽满了竹子，竹身挺立，竹叶翠绿，在路两边投下长长的树荫。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情侣，十指相扣，相依相偎，边走边轻声说笑。小岛在大岛的南面，一座小桥相连，三五步就可跨越。小岛旁的芦苇荡里挤满了密密匝匝的芦苇，完全遮盖住了水面。此时的芦苇还都是些青杆子，待到秋天芦花飞雪时，定是虞河最绝美的景色。春暖时成群结队在水面巡游的野鸭们，此刻都躲进芦苇荡消暑去了，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。我环岛转圈时，看到两只小鸭在水面游玩，看我走来，扭头就钻进了芦苇荡。登上岛顶，几只白鹭在河面上空上下翻飞，忽远忽近，姿态优美。

出了小岛，远远听见萨克斯曲《映山红》传来。寻声移步，来到胶济线北面的一个小广场，看见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正在吹奏萨克斯。我正走累了，就坐下来歇歇脚。这位长者技艺娴熟，吹奏的萨克斯曲调优美动听。我闭上眼睛，仔细聆听，轻风抚身，身处绿林清幽之处；悦音绕耳，耳听悠扬天籁之音，我沉醉其中。

又一曲终了，我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。天色已渐渐变暗，接近黄昏了。那位长者正在收拾器乐，准备回家了。抬头只见夕阳的余晖正照在河东岸的落日古塔上，塔尖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

晚上回家，疲惫的我很快就入睡了。在睡梦中，我来到了远方的一处园艺之中，但见此处芳草鲜美，绿树成荫，流水亭谢，鸢鸣环佩，一切都似曾相识，却又不知身在何处……

隐士散记

◎王庆德 文/图

峪，之所以名“隐士”，是有来历的。

据传，春秋战国时期，有兄弟二人，做了两个诸侯国的将军，在一次争战中，他们在战场上相遇了。各为其主，剑拔弩张，尸横血流，惨不忍睹。再继续打下去，难免一亡。春秋无义战。诸侯之间的征伐，多为一己之利。这位兄长毅然挂冠弃戈，离开战场，走进这条山峪，做起了隐士。宁可忍受清贫孤独，也不再去向骨肉相残。

说到隐士，也有不同的隐法。有一种隐是为了显。“翩然一只云中鹤，飞来飞去宰相衙。”姜子牙从东夷跑到渭水，在那里隐居垂钓，为的是让文王发现自己。后来也果然由隐而显了。而这位“兄长将军”是真隐士，他走进这条山峪，就再没有走出来。既没有留下姓名，更没有写一本自传或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以传世，人们只知道这里有一位隐士。日久年深，隐士就成了这条山峪的名字。

进山峪，虽不像陶氏的桃花源需从洞入，然在大路上是看不见这条山峪的。要拐下大路，曲折而行，方才进入。走进峪口，则豁然开朗。两侧山峰相对而出，凤凰山，三官山、石道人、通天柱、月亮崖、来家崮，排因而来，峰青巍巍，碧色盈目，别是一番

境界。

昔年曾闻“腰庄核桃隐士梨”，眼前梨树还依稀可见，却朽干断桠，了无生机，代之而起的是柿子。放眼望去，路侧宅旁，一株株柿树镶嵌在青墙红瓦间，让泛着青光的石阶，参差错落的屋宇洋溢着生机。而田畴内外，山坡上下，沟底河岸，或三五成簇，或八九成丛，或千百成林，时虽霜降，气候尚暖，柿叶如碧，一片片柿树如绿云暂伫，琼波微漾，蔚为壮观。金黄的柿子缀在碧叶赭枝间，正是好看。枝头累累，桠杈密缀，十几个聚成一团，亦属常见。近睹如繁星堆积，珊瑚一树，而“唯君粲丹实，独挂照秋明”则属远望了。

柿子历史悠久，《尔雅》即记柿子有多寿，多阴，霜叶可书，嘉实惠口之德。文人们又谐其音，以“事事如意”“世世安泰”入诗入画。隐士这条山峪的柿子亦颇悠久，上百年，甚至几百年的柿树，老尤弥壮，矗立在山涧。而大面积栽植，则是三四十年的事情。是政府派发树苗，组织村民栽植的。当时派发树苗并非隐士一地，而这里认真地栽，仔细地管，如今成了气候。不仅收入可观，也成为远近闻名的风景。

眼下正是柿子收获的季节，人们搭上高梯，腰系荆篮，攀上树巅，摘满一篮，用长绳徐徐放下。一个个摘，一篮篮放，上呼下应，笑颜频开，辛劳中寓着丰收的喜悦。

柿子乃秋之佳果，味甘而性平，有多种吃法。可以烧了吃，也可以溻了吃，还可以摊

柿子煎饼，而更多的是做柿饼子，方便储存和运输。柿子下树，刮了皮，一串串挂在晾棚的架子上，如一串串红灯笼，眩人的眼目。初上挂，晾棚需封，以“出汗”去涩；继而将风眼打开，微风穿棚而过，湿气则随风而去。晾棚遮阳而透气，柿子渐干而不焦。一月许，水份渐少，糖份渐增，气温渐凉，柿霜渐上，咬一口，味甜而糯。就这火候，即可下架装箱了。各地客户这时也云集隐士，走进一个个晾棚，看货，谈价，装车。隐士的柿子不“隐”，奔向了四面八方。

与老乡攀谈，他们很少谈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位隐士。他们不仅高兴柿子走出深山，走进大城市，更夸赞这里出了专家、学者、官员，扳着指头数算谁家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，成了研究生、博士生，言谈中那满面红光的脸上洋溢着自豪。这让我记起了孔夫子的一句话：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春秋战国的乱世，那位“兄长将军”隐于此，不为乱世所用，得到赞誉；而今，国家昌盛，社会安定，人们自然以富为荣，以达为耀了。

日耽西山，告别老乡，向峪外走去。及至峪口，又回望了一眼隐士。落日熔金，山峦染醉，翠柏笼罩山岭，高坡红叶如火，山腰以下，六万株柿树络绎成一片，郁郁葱葱，苍苍茫茫，生气勃勃。这里可游，可居，怡神而养心，获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称号，当之无愧也。



守望乡愁

我的农民父亲

◎孟祥杰

父亲是一位农民，一生都在同土地打着交道，然而数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，并没有让他感到厌烦。随着年岁渐大，当忆起父亲劳作不息的一生时，我终于明白，种好地在他眼里其实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事业，他对土地充满感情的一生，他终日勤劳不辍的身影，都明明白白地诠释了一切。

从我记事起就深深地感受到，父亲是一个要做事便尽力去做好的人。沧桑岁月里，不管是大集体时代还是承包到户的年代，尽管他终日劳作，却并没有只感受到春耕夏耘和秋收冬藏的劳累，他的脸上不但常常蒸腾着汗水，也常常蒸腾着专注和喜悦，而庄稼在他的侍弄下长得格外好。直到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仍记得他常说的“人勤地不懒”“锄下有水，锄下有火”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”等谚语。

辛勤的付出换来的也往往是不错的收获。1984年秋里的一天，当地召开了棉花生产现场会，父亲种的长势喜人的几亩棉田竟也吸引了县领导和专家的目光，在经过认真对比和评估后，他们便把父亲耕种的这块田地作为了科

学种地的丰产模范田，于是父亲种的棉花地也意外而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现场会之一。

至今，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的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在田间地头，专家们特地请父亲介绍了种田的经验，详细询问了高产棉田的肥料配方和作物管理等情况，并认真做了记录。临走时还专门带走了用塑料袋小心翼翼包起的几株棉花样本，说要回去进一步研究。谁也不曾想到，那年那月那日，有乡亲告诉我，父亲“丰收”照片的报道登上了报纸。在那个年代，个人的形象能登上报刊，对于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，可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。后来，父亲还意外地收到了县科委特地寄来的公函和照片。那些日子，也是父亲最高兴的日子，而一壶老酒，也成了父亲对自己的最好奖赏。我没有问过父亲当时的心情，但现在想想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当自己的汗水和劳动成果被县领导和专家认可时，那种幸福感和成就感应该是终生难忘的吧。

岂止是种地，对其他的事情，父亲也是只要去做，便想要做到最好。忆起来，祖父做过木匠，尽管父亲没有以木

匠为职业，但在祖父的耳濡目染下，父亲的木匠手艺在农闲时节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从此家中的一些木制物件也不用再外出购买了。时至今日，他三四十年前做成的凳子、桌子等家具仍坚固如初，继续充当着老宅中的实用物件，继续诉说着父亲当年的手艺精巧与勤勉。每当回家，睹物思人，会常常回想起父亲那一丝不，甚至称得上兢兢业业的“匠心”，而每当此时，又似乎听到父亲告诫自己“凡事偷懒不得”的话语。斯人已逝，父亲做事孜孜不倦的身影却依旧常常感动着我，激励着我去尽心做好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。

“半截木头半截铁”的农民生活是艰苦的，身在其中的父亲自然很清楚这一点，然而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过什么，常见到的是他累极了的时候，便找个田埂坐下来，点上一支手卷的旱烟，在夕阳的余辉中，在氤氲的朝气里，一边出神地望着茁壮生长的庄稼，一边遥想着未来的丰收景象。今天回忆起来，身为农民的父亲的确不曾说过出一些深奥的道理，但在我的心中，父亲已是如此伟大，乃至伟大到让我为之骄傲。

鸢都之韵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办

贺《潍坊日报》创刊40周年格律诗二题

◎高立基

党魂宗旨印心间

党魂宗旨印心间，洒露播霖四秩年。天下大千一报尽，硕勋满愿再扬帆。

潍报四秩赞老编

潍报一枝花，香飘千万家。老编多发愤，助力放光华。

端阳怀古

◎刘树亮

骚心难抑是端阳，何处追怀问九章。一自沉江身殉国，忠魂俊骨屹东方。

甲辰龙年端午有吟

◎张玉欣

阅尽离骚品九章，飞龙在上又端阳。苍天有泪忠良祭，盛世无疆傲骨狂。四海波平舟竞渡，千山树茂鸟争翔。儿童弄雅生新韵，共与神州万载芳。

[双调·楚天遥带清江引]

端午节咏屈原

◎张恩勤

屈原赋《离骚》，千载人传诵。一部《楚辞》出，浪漫开诗境。秦月汉时关，乐赋歌行令。宋韵继唐风，诗祖中华梦。（带）金元曲明清代承，念祖龙舟竞。九州粽米香，端午节同庆，普天共把屈子咏。

既然

◎邢乐信

现实常常是这样
夏季炎热的时候
又渴望冬的白雪飘飘
获得爱情的时候
又声称走向了坟墓

既然，道路没有尽头
跋涉就应永不止步
既然，生活有悲欢离合
人生就该尝遍酸甜苦辣

爱的叮咛

◎韩启龙

我的前半生是在父母的叮咛声里度过的。从记事起，父母的叮咛就像一日三餐必不可少。那时的叮咛主要是：“吃饭别烫着，走路别摔着。”虽懵懂无知，却言听计从。

上学以后，父母的叮咛就像一本教科书：“要听老师话，好好学习，团结同学。”方方面面，无所不包，既有老话题，又有新内容，天天提醒，却又总是放心不下。那时正值少年，对父母的叮咛左耳进右耳出，时常违了父母的规矩。与小伙伴们相约，上树掏鸟蛋，下河摸鱼虾；白天撵狗狗，夜晚偷瓜果。后果可想而知。

随着我年龄增长，父母的叮咛也不断变化。我结婚后，父母嘱咐：“过日子不能大手大脚，要细水长流。”有了儿子以后，父母又唠叨：“管儿要趁早。”当听说我教训儿子时，父母又心疼地说：“他还小不懂事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我的职业是一名警察，父母的叮咛里则多了几分担忧与牵挂：“执行任务要注意安全。”诸如此类良言礼数，不断反复叮嘱，直到我都满口答应，他们才肯放心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我已年过半百，但在父母眼里，仍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，还需要他们的谆谆教诲。几十年来，我早已习惯父母的叮咛，享受父母的叮咛，有父母始终如一的陪伴和叮咛是多么幸福美好！

在我心里，父母的叮咛是一盏明灯，照亮着我前进的方向，让我在人生的路上行稳致远；父母的叮咛犹如一记警钟，时时在我耳边回响，让我时刻保持清醒；父母的叮咛又是一杯醇香的美酒，让我如饮甘饴回味无穷……

如今，父母已年近九旬，依旧对我叮咛声声，如同家乡那条亲切的小河，叮咚着，潺潺流入我的心田。